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十一)

清朝 卷(中)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十一、清朝卷（中）

夷氛闻记	(9139)
湘烟小录	(9176)
庸闲斋笔记	(9209)
太平天国战记	(9345)
武昌纪事	(9380)
湘军志	(9392)
德宗承统私记	(9472)
栖霞阁野乘	(9480)
梦蕉亭杂记	(9543)
李文忠公事略	(9590)
张文襄公事略	(9636)
张文襄幕府纪闻	(9650)
述庵秘录	(9676)
归庐谭往录	(9684)
网庐漫墨	(9693)
春冰室野乘	(9709)
西巡回銮始末记	(9787)
国闻备乘	(9911)
外交小史	(9966)
行素斋杂记	(9977)
清宫禁二年记	(10004)
奴才小史	(10071)



夷氛闻记

〔清〕梁廷玢 撰

卷 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大西洋葡萄亚于前明乞得香山濠镜澳以居，曰澳门，易中土物归而懋迁于西海诸国，诸国皆艳羨之。国朝康熙初，因郑成功寇闽，上下及浙、粤，为沿海郡县患，于是迁民内居，筑界墙，严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设兵树桩，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齿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贸易又无以资其生计，乃于入香县隘道，曰横石矶，设为关闸，许买食内地米石，计口而授。月两启放，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如故，转缘禁海得独专其利。时英夷已据印度之孟阿腊海岸，辟为市埠，肇设公司局，循东南洋转相贩卖，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粤，羨粤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荡平台湾，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开禁，置江、浙、闽、粤四海关。江之云台山，浙之宁波，闽之厦门，粤之黄埔，并为市地，各设监督，司榷政。定海时尚未立县，英船至则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监督张圣诏乃筑红毛馆城外，使居焉。其市粤，则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资本为公司，称“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贸易。粤关官商吏役，利其货殖饶裕，逐渐迭增其规费，征索视浙关独奢。巡抚杨文乾清厘以归诸官，今关册所称归公例是也。未几归公者又积成正饷，而旧私收之规费未裁。英商故狡狴，心计析及铢锱，孟阿腊土番船之假英旗报以入者，率愚瞽，辄受欺于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华苗殊知浙关费视粤减也，驶舟定海求市。当事请倍增其税。谕以夷并市宁波，日久又成一澳门，民风土俗之有关系者大，是以更定其税则，视粤稍重，俾洋商无所利而不来，意初不在增税也。二十四年，其国商洪任辉以市浙非便，此后势必就粤市，扬帆直赴天津，讦粤关陋弊。钦使讯实，监督得罪。任辉坐交结内商，囚澳门三载，始释回国。其年，英商白兰求仍通市。出洋丝斤船予以限，粤关规费复裁以归诸公。故事，诸夷来粤售货毕，即乘风去。以索逋留者，必令移居澳门，谓之住冬。澳夷初缘市利裕，习惯奢靡，楼房栉比，土木华侈。既开海禁，不获终专厥利，渐形贫弱，岁恃诸国侨寓，征租值自给。其富者出货，就额定海艘二十有五，载货还澳，例得自与客民交易，税征买者。他夷则必令人虎门，泊黄埔。至即有丈船输钞之令。自裁改归公后，积年而私费复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诸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内地，又闻俄罗斯人之得入太学而羨之。然当粤关开时，已虑俄夷来舶骤旺，妨蒙古生业，别开陆市于车臣汗部之恰克



图，不令至粤矣。惟荷兰以助剿台湾，首得通市，特缘货本未裕，来船尚少。佛兰西之来，虽远自前明，顾物产货货并绌，其例，民不许茶食，销流内货无几。故虽与欧塞特黑、普鲁社、领墨、雪际、绥沙兰等国，皆岁以船至，而不及英商远甚。米利坚虽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独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国。自以货多税重，弁冕诸夷，又方战胜佛兰西，终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将为诸夷雄长。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输诚入贡若。恭遇纯庙八旬万寿，其王雅治遣使马戛尔尼，备方物。先使其大班腓呈总督请奏，谓贡物颇贵重，请免由粤道入都，于是贡舟迳泊天津。上嘉其向慕诚悃，宴赉回赐视他国优厚。事毕，从容出其王副表，请留一人居京师，理其贸易。使臣复诣内阁陈请，欲改由宁波、天津通市，并求给舟山小岛，与附近广东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来商广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货由内河载运，求竟免税，或酌减而少之。皆非贡使所宜妄干也。纯皇帝念其化外无知，不予深究，但谕以所请均属窒碍难行而已。使臣返，复颁敕以谕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时贡舟先开，泊定海。侍郎松筠护送，陆行至浙，代请免所市茶丝税，且许由内河达粤。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诱他国，随令所过提镇陈兵接护，录敕宣示广督，俾存档交代，便他时考核。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复备贡物，由驻粤大班波朗呈总督代进。表文陈及助兵攻廓尔喀事。盖用兵廓夷时，大将军闻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庆十年，使臣多林文人贡。适海盗张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门，请代捕盗，故又表称有事喜欢效力语。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鸡颈洋数月，殆有窥伺澳门意，因与佛夷构兵，虑佛人至直揭其隐，为所中伤，妨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败于越南富良江，驶三船泊十字门，登澳，踞守诸台。既又续来船八。兵目度路利越关私人公司馆，总督吴熊光知而晓之，不听，则封舱禁其买办，凡四阅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罗尔灵、同咭喇仍由天津入贡。尚书和世泰、苏楞额如津门部署，促两使尽一昼夜驰至圆明园，衣装皆落后。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称病请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礼为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贡物，即日令使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贡厚结天朝，希恩泽。迨三贡而弗获如所望，图澳复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骤加二十倍，诣巡抚稟讦。下司议，又寝不行。于是英商积不平，屡形桀骜。道光中，署督朱桂桢毁其夷馆前马头。遽率其来船碇泊外洋，举八事要挟，以米利坚不从而止。犹以载运鸦片为利不赀，而税羨实足资其国计，常虑市易中断，则利失无以立国，且历受中国怀柔，亦无隙可乘，无口可藉也，故隐忍久之，不敢骤发。盖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属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腊居首，与孟买部皆鸦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来，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趸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为之载棹入口，灌输内地。沿海边郡，递于天津，皆趸船之所流注。贩户先收费会城，入夷馆，易片单出，付买者，持示趸船，则按数而给。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连岁失利，期已久逾，听臣民请散局而还其原货于国。散商来舶益多，常货无以遂其垄断，故即以所分货载运鸦片。光禄寺卿许乃济之观察东粤也，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将无所底止也，时怀隐忧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顺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乍浦，罢归，谊最投契，从容为言：“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乃济大为所动，以质教官之监课书院吴兰修者。兰



修故嘉应知名士，号多闻，留心世务者也，亦是太青言。退为论曰“弭害”而畅明之。总督卢坤、巡抚祁埏见而心折。兰修更约其长学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翼。坤随述“粤士私议”，附片陈焉。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成庙亦置之，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十五年，坤卒官。邓廷桢自皖抚擢继其节。乃济先改官都门，取兰修旧说，稍稍润饰条上，举朝无继言者。御史许球疏争以为不可。乃下粤督抚察其当否，会议未决。克中故埏同乡，寄粤籍，得举，方就埏记室，劝行颇力。海事会奏，总督例主稿。埏亲袖克中所拟覆草诣商，廷桢留之，发掾录正，会印拜发有日矣。值廷桢生朝，嘉善陈鸿墀主讲越华，南海李可琼以都转假归，皆门下士，相将入祝，共约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议。酒间果及奏覆事，可琼毫且聒矣，颯颯谓他日子孙恐沾染耗财为累。鸿墀大言曰：“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其实首请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廷桢悟，即以“禁约正严，龟勉绸缪，安知无济，请从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计更张未晚，”具稿。埏勉列奏，究非意所安也。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有“漏卮宜防请置重典”之奏。诏下其奏，欲广收众论，令内而九卿，外而将军、总督、巡抚具议，得各抒所见条对。于是有请稍加罪名者，有请铸铜为牌当银者，悉留中。独两湖总督林则徐言极剴切，谓目前因循不办，十余年后，银日消耗，兵日吸食，大为中国患。因条上分限、投首、制具、兴贩、处分诸法，为禁物永绝之券。上大为感动。召至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至，会督抚商办。

廷议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予戒限年有半。粤中办理已节节从严，访缉贩户，不遗余力。货舟往天津，官为查验封舱，抵津复由官验启。沿海诸营以兵递送，驻舟师中路伶仃、东路惠潮洋面，按月轮截。民泊夷船售私者，见即捕执，格杀勿论。首令省绅设局劝缴膏土吸具。廷桢先严檄州县实力奉行，劾去其吸食者。虑属吏具文应也，由故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民俗骚扰，熬验于官日以百计，瘐死者众，诬首之风四起。因有条陈仿保甲法为五家互结者，然后良民得自为联保。皆则徐未至前事也。凡大班始至，具盛服，带剑，候谒洋商，三日而后见。自夷性日骄戾，废此礼久。商之所以投夷好者，无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举动，夷辄先知。又虑大班遇事挑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承顺之。商贤愚固不一，然利夷之利，则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恃之矣。公司局散费省，不复以官来。大吏恶其水梢素横，散商无所统一，谕使仍派夷官自理。逾年即以肆嘯至。欲设审判署，辟属自助，未报，遽入，出其国文，将面投总督。商代呈不许，遣广州副将偕守诣询，亦秘不以来意告。遂禁其火食，惧而出，旋愤极而死于澳。十六年，继以义律。已惩前事，初至，极恭慎，再请而后入，居夷馆，称远职。盖英俗贵所都兰仓人，义律籍其国属的赍士小岛，于国实疏逖，利权非其所专，逊大班远甚，故自抑不敢肆如此。西夷于卦方属兑，俗重女子，从师就学，一同丈夫，嫁则跣步弗离，事必顺而听焉，土风然也。义律素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来谓招自中国，驻粤必久，携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尝与闻贸易。盖来者皆其民之货货，出入盈歉皆所自主，非复向者之官六民四，属诸公司大班也。

十九年正月，则徐既抵粤，详考禁令，访悉近年情事、与夷商轻藐所由来。严责首商。商众咸畏服。随札谕夷商，速缴禁物，委曲开导。时夷商闻中国法在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喳嘍，已先遁出伶仃。次则嘍嘍，尚徘徊未去。则徐以义律领袖诸夷，预示以将



来缴尽，宜出具“夹带者人正法货入官”甘结，乃可不断市易，为谕四条。谕云：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钱银，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循环，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免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巨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蛇鳄蟒之害，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人，犯内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佛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二十四年，肆谤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咂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凡有不循法者，该夷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复受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凛惧乎。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等国禁，吸食鸦片者处死，是明知鸦片烟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在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渥，岂非尔等于天朝之德转不知悔惧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则是天朝宽大之政，至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罪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嗣后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要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不夹带甘结，如有再带入口，人即正法，货尽缴官，这是宥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尔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凡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斩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而尚不思速缴烟土以免其死乎。尔等细思之。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一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使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应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好马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滕黄、白礬、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在中原物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涌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偿乎。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而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或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内民，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置之于死，皆由尔等而起，即闻里小民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省皆待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可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恨惜。且尔等国不食，势虽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愈优，岂非尔等之福也。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憚如此苦心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勿谓言之不早也。又筹办内地兴贩吸食者，先以所访积年贩户，下司行拘。颁结式，令四民互保，海



口船户亦编澳甲，书名帆上，以便稽察。二月初十日，义律自澳入省，欲挟囑哋私逃，以为匿处澳门，或下船次，皆无如我何也。则徐侦知，撤其买办，调集巡船，围泊夷馆后，查截严紧，使无从下河，而筏断猎德，防其远遁。十四日，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夷楼、黄埔及浣洋趸船所有，合二万二百八十有三箱，尽数呈缴。则徐亲赴虎门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以箱凡百二十斤计，转浮出所呈数外。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趸船既空所载，恐其聚泊生事，逐使还国。续至者亦令续缴，甫至闻即开行，免其穷追，此缴烟始末也。

溯考康熙中，鸦片入口以药材收税，来尚无几。厥后恶吸食伤人，除其税而禁之。嘉庆中，私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总商顶戴，虽岁具季结，总属具文。始则屯于澳门，自香山叶恒树得罪，乃改囤黄埔船。既虑内河受制，又租船而尽趸于伶仃、急水等洋。每制出，即载至新埠，陆续来粤，源源输运售销，来数驯至莫可穷诘。道光十三年后，岁至者已七千余箱，至是且万有六千余箱矣。当阮元官总督时，知流毒日深，终必决裂，而内地商民资以求食，欲操其本而无从也，则密奏暂事羁縻，徐为之计。无如代者渐积因循，李鸿宾创设两广巡船，而月规反从此起，水师关口，视为利藪。内匪私制船形如蟹，百桨飞运，谓之快蟹，代为灌输，行无晓夜，遇查捕仅十之一，不能避，则以炮抗，兵船遇之，亦不复向问。外洋运米入济，例免征税，夷埠米至较多，往往因而夹压米舱以入。卢坤知巡船积弊，立令裁撤，已不可及。廷桢始至，以中军副将韩肇庆言之。肇庆布其属，如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徐广、梁恩升、保安泰辈，假查为纵，时取趸船数百箱，间自出所得规费易纹银为报功地。肇庆未几而获擢总兵，赏花翎，每指文员规费语其徒，实皆假名以入己橐。廷桢但见报获叠至，以为实效可睹，无可起疑。且易纹银为私货赃货，缴公至巨万，变幻更出意外。事固甚秘，即有闻见，亦疑信参焉，无敢质言者。实不虞肇庆之相负至此也。

则徐因其乡人之久于粤者习闻水师得规故纵之说，乃选集会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为观风试。假学政考棚扇而考之，卷夹条纸，开四事为问。于是诸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则尽悉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报获献功欺瞞大吏状。商之廷桢，奏褫肇庆职，尽发遣其属弁。惟恩升伪为目疾，禁未起解。

奏定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十斤。则徐探知夷埠烟税最重，岁留充孟阿腊经费，有余尽收归国库，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国虽禁绝吸食，而来源未断，是当责诸其王。王果恭顺天朝，即宜在彼先禁栽种，此后私产不前，庶可永享乐利。于是会督抚衙照会英国。并虑义律惧王以己不善办理受责，辞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既未达，终无实耗。乃缮封数十，按其在粤国船及他国船之必抵其兰仑城者，船与一通，使归投焉，以期必至。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出虎、澳门，颁式各国，使合汉夷字缮结。诸国皆如式缴送。义律请令随员入澳，会议禁烟章程，因请此后听其国船至，即收泊于澳门，由澳卸载，不经虎门。则徐以澳门西洋船旧有定额，非英船可得援照，如不入泊黄埔，海关从何征税，私货从何稽核，严词批驳。义律言既不准收泊澳地，便无章程可议。遽负气缴还所赏茶斤，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候王文至方放入口。盖其时义律先附阿厘尔船，以缴烟中国，列所缴数并开应偿商本一切，驰禀其王。别缮会单十有七纸，付其库官，令照在粤原约，按十二个月限期，出库款给还商缴原价，俟商归领。船未至，而所都兰仑城已于六月二十



日风闻其事矣。故义律以待命为请。其不敢具结也，实稔知南洋息辣、新嘉坡诸市埠，积顿鸦片尚多，运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绝，自揣人疏职小，无奥援于国，倘一遵中国结状，则来者货没人杀，皆出其手，为指顾间事，而彼国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筹之愈决，持之愈坚。延至五月，会有英船水手殴毙村民于尖沙嘴者。正严勒取结，怒其藐抗，报至，更令交凶犯讯抵。义律购缉正凶，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听官查勘，尚未敢遽形悖逆也。则徐恐义律久居澳门，得与西洋人交结为奸。谕以“英商在澳，原为摒挡贸易，令货船既不入口，无舱可开，无货可售，逗留无谓”，令其概行迁出，下令禁绝入澳蔬食。西洋人惧为所累，莫肯为英人居停。义律不得已，携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仓卒下海，暂出尖沙寄泊，由是诸夷怨甚。其国旧设护货船，兵随货至，大者护以二船，小者一船，货入，留兵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请将趸船尽遣去，夹带者货充公而人不杀，谓西洋向不知有斩杀例也。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及各国结语画一，斥之。保纯屡促义律具结，义律转以结则己受累，故开诚以告，保纯亦无以难也。遂劝其自请船至口岸，泊候盘验，意以为夷商畏盘失货，临时将即甘自投结，可省口舌也。义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谓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可行也，欣然从之。旋具牍代请，为则徐驳飭，事已不行，而义律误以为委员许之矣。既知仍需结，怨大吏反覆。群夷因耸义律督护货兵，与我舟师抗，数自易其官名。自是始决意内犯。洋面皆出舟师，带小舟，载引火物，烧其趸船之不肯回国者。

八月初五日，英夷所雇吕宋墨尔咩那二桅趸船，泊潭仔洋售私，舟师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夹毁，顷刻烧尽。夷众下水逃者悉捞获。九月晦，义律率其得忌喇士等货船三，与夷埠应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龙山炮台索食，突攻我师船。参将赖恩爵炮击之，翻其三桅船一。夷驾三板驶近助战，皆中于炮，余退泊尖沙嘴。昧爽，复配械于三板，再至，亦被击，旋自驶退。诸夷哗以为怯。是日，适有英船缮结纸求人者二。义律挥其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来，至穿鼻洋。兵目士密投词虎门，请停攻毁尖沙嘴船，俟其国信至，事既定，约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关天培仍责令交凶，原封掷还，随领五船巡洋。士密误疑专以战出也，遽燃炮迎击，师船拒之，阅一时久。天培身先士卒，挺立桅前，挥四船同时炮击。值风潮皆顺，其奉伦船头鼻，夷兵多落水死。时提督本以巡洋出船，树红旗，官舟仪帜也。夷商居粤久者，习见之，不为讶异。盖西洋无事，船旗皆白，进战则改用红者，迨易黑旗，则死斗矣。士密初至具禀，自谓意本无他。忽见师船出，且用红旗，以为来挑战也，故先开炮。既败，即与义律、秧马礼信同驶避于尖沙。十月初，又来长尖沙嘴、北官浦山炮台，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凡淡水泉脉，皆守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相将出掟外洋。事闻，赏天培福员阿巴图鲁名号。十一月初八日，诏“英夷反覆，先放大炮，未即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覆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则徐时方驻海澱，接奉字寄，即为晓示军民，通谕诸国而还。

适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颜条奏：“夷情反覆，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澳夷货物，亦请定限制。”下广东大吏议奏。则徐等以“别国货船皆遵例呈结，查无夹带，乃准开舱，惟英船屡谕不遵，是以驱逐。今若将未犯法者一同拒绝，事出无名。且米利坚、佛兰西外，



余皆仰英夷鼻息，彼荣此辱，此中控驭，可以夷治夷。广东人以海为生，不准出洋，势即不可终日，”奏覆而止。

卷 二

英市禁绝以后，货续至不下三十艘，皆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义律计事冒昧。义律以国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风潮可畏，又惧衅开自己，见众情携贰，遂更为婉词，自陈奉国命来粤司理，本念实欲安静无事，今事势至此，心绪殊多忧虑，请此后一照大清律办理，而彼亦得无违其国法。且仍许率诸商还澳，一得国信，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则徐以新奉严旨，不敢骤有更张，峻词拒之。其船遽驶出老万山外者半，然尚观望不肯去。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滋，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惟无籍游民，或潜越他港，运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难之，而卒不能不就。汉奸初为所诱，互引俦类，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则徐诚惻，不敢自外，续往者亦少矣。

时则徐留督粤，谕令廷楨调督两江，寻改闽浙。则徐以舟师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炮之得手，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募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掣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舶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七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二十年正月，游击马辰分四路攻于长沙湾，毁内地夷夷运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缚献有差。金星门亦以二舟师驱火船进逼，会风转，窝拉尼兵船遣三板拢拨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与他国底威尔三板头桅，英国哥哇支麻里船，皇遽开避，胶浅幸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缘风潮不顺而返。五月初九夜，我火船烧其三板二于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断旋而逸。是时夷兵大小十二船，轮船三，先后入泊金星门。十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连以铁索，乘潮盛攻之。夷船亦以三板撑拒，我兵遂超过其特威尔船，杀水手，溺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国禁市之令先闻于印度，已传知其兰仑国都。有茶叶者，皆屯积居奇，银价又再长，如初闻缴烟时。迨议出兵，黑绿茶骤如上茶值矣。义律请兵文亦随至国，女王与其“巴厘满”衙门及“甘文好司”诸酋议，金以非兵争不可。顾通国商民皆不欲启衅东粤，且用兵势将加税也，议数日不决。律士丹乃公上条陈，谓：“贸易之停，起于鸦片之犯禁，中国之禁，既派有专官，原非向日有名无实者比。至谓拘留我使，不知义律原不足称使者，其在粤，止一时代理卑吏，何能听彼言致累通国正货乎。请先将鸦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后可对中国。”国王是之，因悬重赏，募能者筹设章程，代拟断绝鸦片文告，晓示出产属地。终以众喙汹汹，人持一见，随以求和争战两事，诣其所事罗占土神祠阍卜，将决焉，得战阍三，于是专意称兵。命其国威伯麦率守国水兵船十余艘，合以印度驻防兵船数十，联艘来粤。启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马哈他寻病死。还军，待易将。旋代以布尔利。其国“甘文好司”，综理国事者，于兵行日，预下令诸将，至粤用兵，无骤胜理，亦不必遽求得志，宜挨延日月，使中国苦于费繁扰久，在在厌兵，庶可望如所愿。诚以航海远出不易，虑诸将苟且蒞事，堕中国计中也。

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防偷漏，更定澳夷茶叶岁市之数，责诸夷毋听英夷假借船号，



毋代运出入货物。计米利坚、佛兰西之在粤者，既以阻贸易故，气各不平，相与切齿，方欲归国招兵来与争论，断不直英夷所为。而俄罗斯、廓尔喀旧奉本朝冠带，并与英印度属地为邻，挟有夙怨。上年英取阿付颜尼，俄夷出兵助其恢复，攻巴社。以撼印度，袭取其机洼、木哈腊二城，与英南北止隔一山，山名兴都哥士。血战未息。英夷常虑其乘间袭己，又虑其效劳中国，凡俄夷有出边界者，即群相惊讶，以为入中朝请兵，彼此切切探报。廓夷虽力不如俄，而倚中国与英为难之意，无时或已。则徐悉侦知之。料英内顾，辄生疑虑，且闻其远来兵费綦重，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礼拜日，集夷商劝捐，有仅出数员者，决其势近穷蹙，与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俟其悔祸诚求，得操纵自我，庶几一劳永逸。令洋商出卖茶抽分积项，并盐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银项。募水勇五千，横铁练木排于虎门横档。购西洋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红单拖风船六十，制火舟小舟倍之，买甘米力治夷船，便兵士演习攻剿。躬出狮子洋样阅。悬赏格令：杀白夷一赏银二百，黑夷半之，义律二万，领兵夷目数递降有差，获夷艘者钱物尽以充赏。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驻重兵。夷见赏重，汉奸之受雇在船者，虑就购为内应，时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盘旋洋外，知要口无隙可乘，坐街非计，遽驶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则徐初但知其兵资货为饷，先停市易，次严接济，以为不久将失食自归。固不料义律竟能请动国款，蓄意大举入寇。然事前亦移会闽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浙江大吏以事出过虑，未尽信也。

赴浙之船，经福建，便道驶五船突攻厦门。提督陈阶平在病，延楨亟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就旧炮台垒沙为垣，率兵驻宾。炮击其火药舱，沈兵船一。分装水勇数百人，如商人舟者八，护以师船三，遇其希尔拉士船于南澳港之西北打鱼洞中，驶近其右后梢，火枪齐发。值海天波平无风，夷舟重不能转。船主穰西不知兵至，疑海贼诱劫，亦急呼发枪问拒。弹子及师舟，尽为皮席遮隔，我兵匿迹席内，外视甚明，所击悉中。继掷火罐，燃喷筒，倒毙夷兵数十。风起，始拽帆颺去。六月，夷全艘齐至定海，致书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欲假县地扎兵岸上，语极狂悖。初七日，朝发与接仗，兵多伤，兵船亦被击而沉，溃不能守。越日城破，怀祥投水死，典史全福继之。镇标将备，相将趋入镇海。巡抚乌尔恭额闻夷将至，先调湖州、绍兴兵赴援。预檄宁波知府邓廷彩相镇海通内要口，备铁练木排保护，防其突入，一时均未得就，相顾束手。奏入，严议提督祝廷彪恭额罪。诏提督余步云驰赴堵御。七月，以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敕沿海督抚遇夷投书，许收受驰奏。初，当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图售私，稍加惩戒即无能为，当可畏而就范。迨定海失事，虑隔海壩非舟师不能收复，承平久武备废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势滋延蔓。会外间有“粤中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而激成”之语。都中略闻之。适澳夷代求释前获夷俘，不许。留澳夷船，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前山营都司实守此，挈兵出，且拒且扑灭余火，炮伤其夷目及夷兵数十，沉其小舟。十八日，则徐侦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将陈连升率马辰挈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与遇，乘风破其头鼻，夷多溺，铅弹亦尽。小夷舟十，亟驶来救，围辰船，仰攻炮及木排。辰开子母炮，断其绳缆，不能进。士密船乘战酣遁。以捷闻，奉有“贪功启衅”严旨，则徐惶惧，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已命侍郎黄爵滋、祁雋藻赴福建查勘廷楨军实，并筹画防守事。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五商舟赴天津陈诉。又出其国“巴厘满”衙门寄我宰相书，要求

六事：一，索货价。二，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船贻累岸商。六，请尽裁洋商浮费。直隶总督琦善以闻。天津巡道陆建瀛议，以“夷所请前三事，颇有关度支国体。今当以免税代烟价毕，仍照微输。以澳门为市埠。以监督与平行。后三事所关尚小，应令其还粤，就则徐定议。总以烟之绝不绝，为所请之许不许，示中国禁令始终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复与夷辩论，但以现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鲍鹏，复书夷目，称以公使。谓上年缴烟必有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往粤查办，不难水落石出。婉词慰之，犒以牛酒。诏革则徐、廷桢职，令俱在粤候勘，而命琦善驰驿至粤代其任。敕沿洋各省，遇回粤夷船，且勿开炮。夷目囑据县印在定海，欲征粮署吏，县人苦之。诸夷见虽邀准查办，而六事尚未切实许允。八月，自天津辞琦善，先驶还粤，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扰地方如故。

九月，义律道经浙镇海城，见伊里布，请释余姚令汪仲洋先设伏渔舟陷夷浅沙所诱执之夷目突德等数十。伊里布谓定海见未缴复，不许。仍如天津故事，馈遗伯麦羊酒。伯麦报以呢匹，暂收以安其心，奏奉谕旨发还，夷不复肯收。山东巡抚托浑布亦有犒遗，并以夷情恭顺奏，缘是浙亦效焉，皆羁縻意也。

十月，琦善至粤城。因伯麦之在天津语近乞怜肤诉，误以夷性尚易驯伏，未度岭，蓄先赴虎门定约而后入城惩办积弊意。以为不过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夷必俯首听指挥，所事易了。或语以监督署规岁馀之数，极为充裕，可劝监督筹出六百万员，举其二三年所入偿夷应公，徐代请奖叙、留榷，资其弥补者。及抵粤途次，始病夷恃有查办恩命，求索无厌，转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贪而慰其望，兼释其怨也。偶以所闻粤关盈余，质之怡良。至是乃知津贴酬应外，余存无几，然后叹事有棘手。既又自以专办海口无与他人，一切不复商诸巡抚，既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谒。时夷船候于粤，诸省海防兵皆撤归伍，粤兵船还至半途，出不意为夷掳。怡良以闻。琦善虑妨和议，不欲深究。首诘开炮肇衅者，将罪副将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又中于夷言，谓“英王尝投书求通商，为则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证成于怡良，怡良以事属子虚，为正言而止。盖两年来，怡良深服则徐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又尝为姚文僖公旧堂属，其子衡方在幕，为则徐所礼，亦力争之。琦善终无以夺。义律初请缴烟，再开实数，夷禀具在，节次批发，并揭示于外，绅民皆知。至役守夷馆，又惩义律携商逃出之故，层递办理皆正，无所指摘。但散遣其旧雇丁勇数千，横档前后拒夷船之水底暗桩，悉如夷意裁之。将欲促其早就范围，衅卒消弭也。

鲍鹏者，香山人，幼习夷言，投身为颠地幸童。义律已见而轻之，待如奴仆，而寄以耳目。烟禁既严，畏廷桢拘惩，则逃之京，依其同乡，因转依南海作令山东之招子庸。适琦善觅通夷语者，鹏由是被荐。琦善喜其与夷狎，较衙官倍得力也，一切往来文牍口传，皆倚任焉。因而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所裁去之船桩、丁勇，亦鹏归述夷意，谓非是必乖和议，不得已强从之。则徐之募勇也，择海滨渔蛋斗狠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险隘向为夷所惮者。一旦裁使失业，相与徬徨口岸。夷专倚奸目二人，转相煽引，尽出而应夷招。内外海水道浅深避就，夷非引水无从谙悉者，至是亦为所泄。义律知内防既懈，复投书，有“多增兵勇来敌即和不成”语，以挟之，与鹏所口述符。计无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复可招而集，诸营兵亦缘是不复再调。

先是，廷桢自闽解任至，值夷坚索埠地，琦善以闽之厦门、粤之香港，就廷桢商二地



所与。廷楨曰：“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联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船常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与，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卫，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辐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琦善亦无以夺，已奏闻矣，至是进退无策。思借商议和款，往还论说，暂缓时日。义律已窥见其情，所请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坚。天培密请添兵守虎门，琦善虑夷知而有词也，峻拒不许，而允偿烟价至七百万员，终无成议。

义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二台在虎门镇远、威远、靖远、横档八台外，所恃为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协副将陈连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驶至二十余，驱汉奸二千余人扒越后山夹攻，从墙缺入台背，中于地雷，毙贼百余，后至者蜂拥而登。我兵犹奋力拒战，以扛炮歼贼二三百，而火药垂尽矣。横档以下诸台仅足自保，地与两台隔，增兵运药，必以舟渡，而前后已扼于夷，既无生力可继，药尽炮亦空设，已束手待毙。故当时夷尚能以余力驶轮船三板，绕出三门口，焚我战舰，溃我营兵。诸台兵瞪目望见，势不能救，顿足相呼，而无可如何。大角兵房，延毁殆尽。守台千总蔡志安，负伤督兵，尽取台上堪用炮，推而堕诸海，防夷夺运，反身跳围而出。沙角台隔水相对为穿鼻湾，夷众哄入，先焚草棚，亦越后山至，四面受敌。连升急发大炮，夷稍却，我兵无药，炮不复发，发者又以省局掺杂炭屑，力弱无济。贼弹箭进落如雨，身无完肤。其子方在侧，见父死状，挺戟大呼，左右跃杀数夷，袍皆血染，与千总张清龄等同时死。先是议款，戒毋击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报赛，夷众登而聚观。连升叹曰：“台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即能越山，咫尺已及我后。”谓清龄曰：“观汝才气可大用，盍留汝身，图他日报效乎。”语至再，清龄誓同死不移。连升乃顾其子曰：“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为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于难。夷入据两台，自此遂与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

义律日夜赶制三板，增集贩烟快船数百，多备火箭、喷筒、竹梯，为攻台计。时潮州镇袭伯李廷钰，先调驻虎门，与天培、张辰分守诸台，兵仅数百。天培点兵入守镇远，兵哗，谓夷船多，非驻守兵可敌，观望不行。天培切谕之，则索贖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装，付质库，得银，按名遍赏之。然后勉从。人则令满汲淡水，而扃锁其台门，不放出一兵。夜有扒越台墙遁者。廷钰知势难敌，夤夜至会城哭琦善前，求亟增兵药。并言后山空虚，夷人必来暗袭，非力护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为代请，琦善不可却，凡两次，但许增兵七百。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台，惟惧迟明为夷所知，故仓皇至此。琦善见夷人日肆猖獗，非羁縻之计所得缓。恐其再夺诸台，则粤防全撤，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请开禁通商，给厦门为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为期，还以烟价，又复许以香港全岛，与义律再伸和约，称之公使大臣，以浙江所获夷俘易定海。义律得文约大喜，请缴还沙角、大角两台，及所掠师船盐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备文代递伊里布，俾知缴还定海之由，送给留定船目。文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嘱其据以收地。伊里布缘是观望不敢出兵。不知两台失陷奏到，上已决意痛剿，革琦善、天培顶戴，带罪立功，速调湖南、四川、贵州官兵，及南赣兵二千驰赴剿办矣。

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阅视虎门，舟次狮子洋，于中道之莲花山与义律见，商议条款，丰待以酒食，使保纯偕广州副将赵承德主席劝酬。义律欲示其军伍之整肃，饮



已，领兵队，携枪炮，列阵山坡操演，请琦善出阅，欣然临观毕，给赏而去。保纯等亦先旋省。十九日，义律复请见于镇远山后之蛇头湾，出上年所给香港券约，请盖关防，琦善不允。汉奸杂夷兵，从义律入虎门，乘两次接见，随员无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测水势，因而内河沙澳，尽为夷梢所悉。琦善既目睹夷阵，怯其兵炮，愈执初见，以为非和则事未可知，特自惴无以回天也，遽以“粤中地势无要可握，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陈奏。语似过张夷势而代其邀恩，奏到在调兵后，遂奉严旨。且奉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谕矣。

又以伊里布误听琦善据夷文缴还定海之言，屡诏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后罪状，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方入觐，道安徽，命折往粤，与户部尚书隆文，同为参赞大臣。以刑部尚书祁埭，向曾巡抚广东，熟识夷情，命驻江西，总理军饷，皆驰驿兼程而进。二月，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谦，趋浙接理。奕山方度岭，有劝以全师驻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虚实者。保纯自省迎谒，令以此意还语在粤官吏，且令传谕诸夷，代奏仍准其通市。随行司员李湘菜座间忽为大言，谓奉命剿夷，当驰抵粤城，相机调度，未宜远驻示弱。奕山乃促棹倍道而前，旋以外来兵炮攻具未集，暂止韶州。义律既探知和议中变，一琦善不足恃，计非焦头烂额不能讨便宜也，倍形忧惧。则徐自受代，别居馆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尝过问。及冬仲，与廷桢奉命协理夷务，始复出，询知前所备舟勇已尽撤，歉歉无如何。三水刘文澜策购义律垂得，而虎门事已急矣。

初五日，夷船乘风潮大至，聚攻横档，台前攒排突进，炮密如栴。台药皆自省发，不可源源继，虽极力拒击，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时运送，彼此抽换也。横档后有小河，旧无行楫，则徐雇船以备，咸议其迂，撤后守者不复顾及此。适潮水盛涨，夷分船闯越后河，前后夹攻。天培力竭，守御不支。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堪之，弁亟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标游击麦廷章俱阵亡，参将刘大忠先遁。夷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续至者前迫视之，知气已绝，相与惊叹，取所遗蟒袍缙褂为服之，鼓乐安置台中。奏入，上赐恤如例。增派齐慎参赞军事。急调广西兵二千，湖广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粤。琦善先奏及内河由狮子洋入至乌涌、猎德、二沙尾、大王滘，及乌涌迤西长洲冈、深井、黄埔、白泥涌，均握要，宜守。有旨令芳先至，速相机布置，毋令其驶近城下。夷越虎门直入内河。虎门大炮之运自省会者三百余，则徐所购洋炮二百余，已尽为夷有。防内河者，皆搜括选余旧炮，草率周章，虽层递分段设防，究乏把握。会湖南提督祥福，统常德兵千余新至。琦善仓卒令与粤兵同驻乌涌。乌涌者，会城东出数十里，先筑土台於南岸，备虎门有失为第二重守御计者也。夷船缚炮於桅，空弹子心，实以药，杂铁屑小链於中，合而圆之，击则坠地，触机自启，屑链乘内药四飞，着人恒毙。乌涌沿河唇延垒土墙，穴墙置炮，墙尽处不复更为横筑，墙缺大开。夷循北岸来，炮向南斜发，辄及缺，弹从空坠，又无铁网承阻。粤兵先溃，楚兵亦相率败走，争先逃窜村落，道半阻於河桥。候补知县瑞宝，方主管乌涌小粮台，兵奔亦奔，俱落后为所隔，甫过，遽呼从役撤其桥板。兵勇前走至河岸，为后队逼坠河，自相残踏，塞填河面。后至者踏人首肩而过，无一生者。祥福及其属将游击沈占鳌、提标守备洪达科，皆遇害。二沙尾亦预沉石隘口，购敝夷舟，沉而堵之，顾未守以兵。夷至，以轮舟乘火势拔起，通流无碍。越猎德即省河矣。怡良方悬赏追回汉奸，及运私快船，当时利赏畏罪，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



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狱，令率投诚船，出乌涌堵贼，与夷战。省河自虎门戒严，弁兵官勇舟航梭织，夷烟不时得售。迨越虎门，方实鸦片於轮舟，尾其兵船以入，约窗户快艇泊其旁，乘战酣载运。乌涌溃兵不复集，畦岸空其无人。恩升亦放虚炮，烟焰蔽天，售私者从炮声中络绎移诸快艇，陆续发棹以去，迨炮收烟散，则货已售尽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耆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已炮响，即举筏齐列水涘，眠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夷将至，举筒镜测筏纵横排岸侧，驶近，而副将已望见旗帜先遁，筏上无一人，遂长驱直进，芳侦知夷顺流势猛，亟勒兵入城，缚副将欲斩之，诸帅为祈而免。乃令总兵永福率兵千，驻东南十余里之东胜寺，以防陆路。寺距河干尚五六里，夷舟过，炮远不能及。又使总兵长春率兵千，驻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后凤凰冈。对滘旧筑石台大而固，夷不敢越以入省，径趣省东，中流水深，虽不能沉石堵浅，但横排木筏，下水桩，亦未敢闯而拔也，芳久历戎行，夷亦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虚实，使其徒持书至凤凰冈营，假求款为名，密挈汉奸随路探水。长春新来，不知其诈，收书使送芳於城，令候报，即掩帐坚卧。汉奸已乘便引夷遍阅营盘，知无备可袭，甫出而两路分入，势如破竹。从东入者，逐我猎德炮台兵而守之。从西南入者，登大黄滘台，坏台一角，亦留守焉。

先是，正月，义律、伯麦合出新伪示，张於新安赤柱，晓其居民，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存有文据，是居香港者为英国子民，事须禀英官治理。”复以此语照会大鹏营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尚徘徊，东莞邓淳集郡绅於学，具词以请，谓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并诣制府陈焉。入见者数十辈。琦善谓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可自为计，仍举所陈四事为言。驻防进士朱朝玠者，旗士笃实君子也，与辩至日昃而出。迨怡良奏到，而两江总督裕谦，力参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适至。

卷 三

时琦善先已革职，至是上疑其私，命派副都统英隆拿解赴京，籍其家，使怡良暂权，而以祁愔继其节钺。义律知圣怒不测，外军云集，势必用兵，在粤永绝和议，兵船费重，即资捐于商舶，亦必通市乃可。而诸国商船续至者四十余，虽未尝一律禁绝，先以虎门严守阻诸外洋，虎门破而后得联艘以抵黄埔。而会城内外居民店铺迁徙十已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货益滞销，咸怨英夷。会义律进退失据，神情颠倒。

二十四日，船遽由西南扑入，为守凤凰冈江西参将谭恩，都司伍定青、守备周荣升、湖南守备王金国奋击急退。越日，米利坚领事多利那赴凤凰冈营请见兵帅，称：“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顺称兵止其国兵头之过，其货船原未尝附会助逆，请准与诸国一体开市，则货船在埔，兵船即顾忌不敢滋扰矣。”议未决而出。

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风越凤凰冈，且前且拒，冒险闯入省河，飞炮向城，随退泊



白鹤滩，月尽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约，有“不讨别情，惟求通商，私货查出甘愿入官”语。芳、怡良据以会奏，奉旨飭驳，皆革留。当芳之来粤行抵江西也，闻琦善和议将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给澳夷人堆货”之奏。是时上方整练戎行，大申天讨，特简老将，赞画师中，今芳未至粤先有此请，已失圣望，既而复有攻守八难之奏，迹并与琦善暗合。至是又请许港脚通市。港脚种类虽异英夷，而印度实为役属，即与英船无异，许港脚实许英也，掩耳盗铃，未战而款，大非命将出师本意。且奏内未将琦善畏葸致误，及外兵即集，夷再猖狂，如何剿办情形，层次筹及，此“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之谕所由来也。

顷既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徕之。以士为民望，乃示召观风，取粤秀、越华、羊城诸书院生童而合试之，以示整暇，于是还居者半。三月，奕山、隆文亦至。义律来文请在香港开市，督抚以未奉谕旨驳之。是时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驶复广东、虎门、香港合五十余船。奕山意芳有将略，首与商军事。芳谓夷越虎门深入，粤城外民居铺舍栉比，无隙可乘，即无隙可守。惟于东南猎德、西南大黄滘，通下桩滘沉舟堵塞，而以重兵扼岸上，堆沙垒为城，庶几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搜截军械、运船，散我谷米埠，然后俟风潮，集柴苇为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既又商诸则徐，则徐为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谓夷日扰省河，法皆难用，当设法诱夷出猎德、大王滘外，否则束手待毙。二，洋面船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较芳条陈尤为详密可行。是月，则徐旋奉“以四品卿衔驰赴浙江候旨”之命。缘是时裕谦已抵浙，自去冬曾与闽浙总督颜伯焄、浙江巡抚刘韵珂，先后密陈则徐在粤办理无误，宜责以戴罪立功。而谦之劾琦善，则以“上年广东就本省兵防本省夷，未闻败辱”为言，比较迭失台口功罪。则徐又先自请赴浙竭力筹办。

至是，上见夷情叵测，外兵至粤者已有八千，防夷败而窜浙，爰有是命。然其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所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札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一时亦未能骤集。奕山初尚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议。而翼长，文则李湘菜、西拉本，武则段永福、张青云辈，皆利在一战，为得功地，且非是则军饷将无以开销也，密请开仗。张必禄亦从而怂恿之。奕山为所动，谋于顷。顷官粤久，素悉夷恫喝伎俩，以为外兵新至，当乘锐而用，亦不阻止。爰于三月晦，密集军官，发令，三路分出。一屯西宁炮台外，为中路，一屯东炮台，为左路，一由泥城出，为右路。使及夜运炮出。布置粗定，将突攻夷船于省河。调发毕，已日暮，芳犹未之知。兵出城，奕山始诣芳告以故。芳乍闻不觉大讶，拔剑奋呼，谓事且败而局难收，顿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人自为备，兵众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集，会四川营余丁四百愿充其数，与广州应募者合为千七百余人，乘小快船，挈火箭、喷筒，都司胡俸伸率领而往。分三队伏，约闻炮齐起，抄后路攻之，专以长钩钩其船底，掷火焚烧，官兵但沿岸施炮轰击应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风逆，一时四面受窘。西路攻毁其大兵船一、火轮船二、三板四、小艇数十于白鹅潭。东路击其三板，夷众从睡梦中闻变，亦猝不及备，相继溺死于二沙尾者无算。总兵张青云设伏西宁炮台，夷见守御空虚，舍舟登岸者数百人，伏发退不及舟，我兵涌出气锐，迎刃皆毙无存者。义律夜深闻攻杀声，不知何处有兵，咫尺间调遣不及，自夷馆踉跄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仅而获免。四川、湖南兵，探悉义律所在，相率向围，不知其已遁也，蜂涌入夷馆，登楼搜



之，不得，则掠其货物。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击沉其三板船一。风潮转顺，我兵反为所乘。夷船竖黑旗，连日游奕省河，直逼炮台，势甚张。段永福领勇千余，守天字马头，望见夷飘旗，速放空炮，一哄而溃，所设八千斤大炮，未及放，炮眼已为登岸夷所钉。守泥城者为副将岱昌、参将刘大忠。大忠即协守虎门，夷至先逃，以阵亡奏请赏恤，事后饰词归营者。所备木筏材料，购自西省，费至巨万，及油薪船三十余，大军辐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战而走，军资可用者尽为夷有。守北门外山耆定台。者，为总兵长春。粤城北五台，此其一也。明以前无之，迨至国朝大兵南下，攻数月而守尚固，乃筑此以瞰城中，瞭若指掌，辅以东西得胜台，既筑，城始不支。盖攻之利即为守之害。粤既隶版图，承平垂二百年，无议毁者。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试登，无抗拒者，竟据之，筑土堤藏药，为久守计，登高俯瞰，窥以筒镜，凡城中措置及官民来往悉为所见。瑛与怡良议亟调炮置南西二门，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适至，既入，抚标官以令箭挥使出城应敌，以驻防将军不肯启而止。芳立北门女墙下，视至移晷刻，忽掀髯大呼曰：“可擒也”，欲以兵二千分两翼下城击之，亦阻于同事不果，称疾不出者二日。火箭巨弹，自下上者，肃肃过耳畔，芳谈笑自若，骂曰：“丑虏要杀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劝稍避之，不顾。夷既聚泊，游奕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炮子往往堕城西北隅，盖知大将军以下皆驻城北贡院，特向而注发，而不知早已偕迁避巡抚署。瑛亦移驻城内矣。入夜，火光如昼，日则四射火箭，焚南北岸铺舍，南门外烧毁尤甚，民间无救者，官军亦不敢出扑，听其自焚自灭。留者但洋行积货栈舍而已。

时内外兵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贡院号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数号通为一，携所自备物居之，因不能容。则令其自择居民间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队，三五成群，撬门挈具而入，随地驻足。于是夹杂散处，布满内城。营主但知按籍记其兵数，实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号召，辄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征发匿不出者，非领饷之期无从见而问所驻地也。夷登耆定台，越山磴径十余里。军帅坐北门楼，亲睹夷兵鱼贯而上，所至无阻，莫可谁何，驻防甲兵见而发指，动公愤，自请出城截击以阻其登，城亦不启。有超城下者数十人，中途复相计旗营藤牌少，不足御夷火器，旋返城墙上。诸帅初以众兵闭处一城，虽不得其用，尚幸其安静坐食，可不扰害閭閻。忽初五日，南海义勇为湖南兵诬杀。群勇大哗，拥入贡院不散。大帅不得已，摘永福翎顶，解其怨，而互斗者已乘势四出，放火杀人，校场中尸骸如积矣。逃难入城者，恒指为汉奸，攫其财物。有挑夫于大佛寺前买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逮下舟，马至，适挑夫辍食出，抵其前驱，遽令斩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环城聚观，骇甚。先是方开仗，越日，旋有不循纪律聚抢夷馆之事。所抢货物，肩挑背负，各履所欲。抢物多者，不便回营受指摘，则相与潜遁，军官未之知，知亦无计招复也。去者信足所之，罔识途径，道中每以所得易货消散，所过州县，沿途诣官索饷。北行远抵三水、清远者，尚数十人，地方为之应付具舟，送返会城，金以追逐败夷迷途为词，人多不能束以军法，反人为犒赏为其压惊，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从北返，然不暇正言诘也。

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粤者为为之领导，民与夷习。义律初发难，时时以“缴烟断市万里亏缺”为不得已之词，谓：“兵来但与官为难，而无与民户为。”与市者诉：其资市为生者，半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无识，否即蛋民渔户，未明大义以为害不及民，窃私怜之。市粤者初谓义律仅六七等官，视若无关轻重，船梢姑听命焉，食用居处终与大班二班迥